



















釋甲骨文中的「互」及相關問題

方稚松*

本文主要考釋了甲骨文中的這一字形。該字在甲骨文中的用法可分為兩類：一是名詞含義，是與祭祀相關的用品；二是動詞含義，與用法相通。字多見於「干支子某儀牡三牝三」這類記事刻辭中，其中的儀表進獻之意，可讀為揚；表割牲之意。本文根據既可作為器物名稱又可含有處置類動作含義這一特徵，認為可釋為《周禮·牛人》中「共其牛牲之互」的「互」，是懸掛牲體的架子，其字形是由多根木棍交叉組合成的木格、木架之形。

文中通過對「互」與「五（）」關係的詳細梳理，論證了將釋為互的文字學證據。關於「五」，丁山先生曾認為象收繩之器，于省吾先生則認為五字初文作。本文認為這兩種觀點並不矛盾：五初作，後為避免與其他字形符號混淆而繁化作；語言中記錄收繩之器的「互」字亦作形，兩者正好同形。簡言之，文字中的「」這一符號既可記錄數字「五」，也可記錄收繩之器「互」，這體現了字符含義的多義性特點。古漢語詞彙中，收繩器可以叫「互」，路障稱「互」，懸掛祭牲的架子也可稱「互」，皆因這類物體的形狀與有關，「互」的這一構形特點也反映出其可訓為「交」、「對」等義。文中指出在「互」這一字形產生之前，{互}這個詞主要是用「」或「五」來表示，秦以後才從「牙」字中分化出「互」這一字形來記錄{互}這個詞。

本文在從構形方面論證了可釋為互後，接著對文獻中有關「互」的論述做了梳理，根據文獻中作為懸掛牲體的互又可稱格，指出上博簡《容成氏》有關紂王作「炮格」之刑的敘述中，真正和「格」對應的是「圓木」。

文章最後對甲骨文中有關的辭例進行了疏通，並從構形特點、語音通假、器物用途等多個角度論證了動詞用法的「互」為何可表割解之意。

關鍵詞：甲骨文 五 互 炮格

*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

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「甲骨文字字形義的整理與研究」（編號：19BYY170）的階段性成果。

一・甲骨文中「𠄎」的辭例及舊說檢討

甲骨文中「𠄎」，辭例如下：

- (1) 庚午貞：今來𠄎御自上甲至于大示，更父丁𠄎用。
癸酉貞：甲戌其又伐自上甲沉。茲[用。]
癸酉貞：其又伐自上甲沉，更辛巳伐。
癸酉貞：甲申其酒大御自上甲。
乙亥貞：其酒王御于父丁告。《屯南》¹ 1104 [歷二²]
- (2) 庚午[貞]：大御[于]六大[示]其祭𠄎。
庚午貞：大御自上甲，弼祭(?)。更父丁𠄎用。七十。
庚午貞：大御于上甲。《合集》³ 32331 [歷二]
- (3) 壬寅卜：牽其伐歸，更北𠄎用，二十示一牛，下示⁴ 羊，以四戈象⁵。
《合集》34122 (同文《合集》34121) [自歷]
- (4) 更北𠄎用。《合集》8788 [賓出]
- (5) 辛未卜：王令厚示𠄎[祭(?)].
更新𠄎用。
壬戌卜：又歲于伊二十示又三。
于大示沉又伐。
《醉古集》288⁶ (同文《合集》34123 + 《合集》33219⁷) [歷二]

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小屯南地甲骨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)。簡稱《屯南》。

² 本文所引甲骨的分組分類名稱，參黃天樹，《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》(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1，繁體字版；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7，簡體字版)。


³ 郭沫若主編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，《甲骨文合集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-1983)。簡稱《合集》。

⁴ 郭沫若《殷契粹編》隸定為二示(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65，頁414)；陳夢家《殷虛卜辭綜述》隸定為下示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，頁464)；楊升南〈從殷墟卜辭中的「示」、「宗」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〉認為當讀為「下」(《中國史研究》1985.3)；蔡哲茂〈殷卜辭「伊尹龜示」考——兼論它示〉引文也作「下示」(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58.4 [1987])；曹定云〈論「上甲廿示」及其相關問題——兼論卜辭中的「元示」與「二示」〉認為當是二示，非下示(《文物》1990.5)。

⁵ 陳劍，〈金文「象」字考釋〉，氏著，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(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)，頁243-272。

⁶ 林宏明，《醉古集：甲骨的綴合與研究》(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1)，第288則。

⁷ 周忠兵，〈歷組卜辭新綴三十例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輯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)，第十二例，頁125-128。


(6) 丁未卜  用。

丁未卜：其沉伐。

丁未：其即日。

戊申：于南門尋。

《合集》32256（同文《懷特》⁸ 1576）[歷草]

(7) 吏尸  用。

辛卯：乙伐卯⁹。


于丙卯。

辛卯：乙伐上甲卯。

于丙卯。








《村中南》¹⁰ 484 [歷草]



(8) 乙巳卜，賓貞：其  亦吏  用。 《合補》¹¹ 5893 = 《懷特》141 [典賓]
















(9) 弜引若亞  一牢。

三牢。茲用。

《屯南》295 [歷無]

其中《合集》8788 和《合補》5893 中的字形是在  下加口作「」，由其辭例和用法看應是  之異體，甲骨文這種加口與不加口用法無別的字例多見，如  與 、 與  等。¹²

對於上述辭例中  之含義，學界討論較少。前引郭沫若先生《殷契粹編》考釋中認為「北 」為人名，未有過多解釋；趙誠先生在《甲骨文簡明詞典》一書中列為建築類，並對該字字形及相關辭例有所解釋，我們將其論述略引如下：

，从  从 ，仍以  為聲，或寫作 ，多一口。…… 从  聲。 即後代之五。作為一種建築物，是安放神主並作用於祭祀的地方，可能是後代从广無聲的廡。無與五音近可通。卜辭中有「北 」（粹二一一）或作「北 」（粹二二二），顧名思義，當是北面之 。可見很可能還有「東 」「南 」「西 」。另有「新 」（佚二一一），按「新宗」之例，






⁸ 許進雄編，《懷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》（多倫多：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，1979）。簡稱《懷特》。




⁹ 從行款看，卯前留有空位，疑有漏刻。






¹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12）。簡稱《村中南》。


¹¹ 彭邦炯、謝濟、馬季凡編著，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（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9）。簡稱《合補》。

¹² 李旼玲，《甲骨文文字構形研究》（臺北：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5），頁74-76。

很可能另有「舊」。以上是按方位和新舊所作的區分。此外，卜辭還有專門供奉某一先父神主的，如「父丁」（後上五·九）。很顯然，商代的數量不會太少。廡，《說文》云「堂下周屋」，即堂下四周之屋。不知與商代之構形是否相同。¹³

《甲骨文字詁林》「」字條下的按語即採納了趙先生的這一意見，並指出「」當由「」所孳乳，音讀亦同，但不能謂二者同字。¹⁴

不過，齊文心先生並不認同上述解釋，她在〈慶陽玉戈銘「作冊吾」淺釋〉一文對甲骨文中涉及該字的相關卜辭也都有說解，¹⁵大致觀點撮述如下：齊先生據西周金文《沈它簋》中的「」認為甲骨文中的、當釋作「吾」，在甲骨文中用作國族名，卜辭中的「北吾」即指吾國族，像「北羌」指羌方一樣。「北」是大致的方向，表示是「西北」的「吾」族。「唯北吾用」就是殺北吾族人來祭祀。而「父丁吾用」是對父丁以「吾」國族之人牲獻祭。「新吾」的含義有兩種可能，一指新近得到的「吾」國族人牲；或是來自「吾」國之徙地之人牲。齊文中將《合集》1117 和《合集》19986 中的「」解釋為是來自「吾」國族的女牲。而《屯南》295 中的「弜引若𠩺一牢」一辭，齊先生認為「弜引」和「若𠩺（齊文從于省吾先生意見讀為退）」是一對反義詞，含義是「不要進，宜于退」或是「不要增，宜于減」。「吾」和「牢」都是準備用祭的犧牲。整條卜辭意思是「貞問不要增加，宜于減少，用一個吾和一牢牛（向祖先神祇獻祭），是否順利」。

對於上述兩位學者的意見，我們認為都可商榷。這需從《屯南》295 一辭中「」的用法談起。上引齊文心先生文將辭中的「若𠩺」與「弜引」視為意義相反，實不可信。該條卜辭中的「若𠩺」與無名組卜辭中常見的習語「若𠩺」乃是一辭，後者見於下列卜辭：

（10）𠩺大乙𠩺。

若𠩺祖乙𠩺，王受又。 《合集》27111（同文《合集》27110¹⁶）[無名]

¹³ 趙誠，《甲骨文簡明詞典——卜辭分類讀本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），頁213。

¹⁴ 參于省吾主編，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），第4冊，頁3268。

¹⁵ 齊文心，〈慶陽玉戈銘「作冊吾」淺釋〉，《出土文獻研究》第3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），頁32-37。

¹⁶ 關於該版的真偽問題，參胡輝平，〈國家圖書館藏甲骨整理札記〉，《文獻》2005.4：28-40。

- (11) 其若否裕祖乙，又正。 《合集》27200 [無名]
- (12) 丁酉卜，今日丁万其學。吉。
于來丁廼學。
于又東學。
若否學。 《屯南》662 [無名]
- (13) 登鬯二卣，王受又。
三卣，王受又。
登新鬯，若否至，王受又。
弔至。 《屯南》766 [無名]
- (14) 其否薪小乙，王受又。
于妣庚，王受又。
否妣庚，若否于裸，王受又。 《屯南》822 [無名]
- (15) 若否于裸，受又。 《屯南》2393 [無名]
- (16) 若否于母敵弋，¹⁷ 興于之，受又。 《屯南》4066 [無名]
- (17) 即于宗。
弔若否帝于祖丁裸。 《合集》27313 [無名]
- (18) 若否于裸，王受[又]。
弔于裸。 《天理》¹⁸ 505 [無名]
- (19) 其[若]否于[宗。]
[弔]于宗，王受又。 《合補》9698 = 《天理》489 [無名]
- (20) 丁酉卜，王其又鬯若否在。 《合補》10398 = 《懷特》1399 [無名]
- (21) 若否既豉入。 《合補》13374 [無名]

目前，我們對於「若否」的準確含義還不太了解，但仔細觀察上述辭例，可以發現將辭中的「若否」省去，各條卜辭辭意的完整性似乎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。這在上引例（18）（19）有關祭祀地點的對貞占卜中體現得極為明顯，將「若否」省去，卜辭就是貞問「于裸 / 弔于裸」「于宗 / 弔于宗」。《屯南》295

¹⁷ 劉釗，〈談甲骨文中的「倒書」〉，《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 55-59，後收入氏著，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05），頁 60-70。

¹⁸ 伊藤道治編，《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品》（奈良：天理教道友社，1987）。簡稱《天理》。

方稚松

中的「弜引若𠄎 𠄎一牢」亦如此，該辭的辭意相當於「弜引 𠄎一牢」，辭中的「引」我們曾指出可理解為「用」意。¹⁹ 用的對象就是「𠄎一牢」，但「𠄎」與「一牢」並非指不同的兩個對象，其中「𠄎」的用法與下列卜辭中的「𠄎」相同。

(22) 𠄎三牢。

五牢。

《合集》31159 [歷無]

(23) 戊申卜：其 𠄎。

[弜] 𠄎。

《合集》31158 [歷無]

二・記事刻辭中 𠄎 和 𠄎 的含義

𠄎 又常見於下列記事刻辭中，這類記事刻辭內容較為一致，我們列舉兩條較為完整有代表性的辭例，另外《合集》3148 因辭殘不知是否屬於記事刻辭，一併列在下面：

(24) □ 子子戚 𠄎 牡三牝 □。

《合集》3139 + 《北珍》²⁰ 1715 + 《合補》1760 正²¹ [典賓]

(25) 辛酉子賓 𠄎 牝三牡 □。

《合集》3147 + 《合集》11149 + 《合集》3155 + 《史購》²² 108²³ [典賓]

(26) □ 亥 𠄎 丁若 □。

《合集》3148 [典賓]

記事刻辭中的「 𠄎 牡（牝）三」與上引卜辭中「 𠄎 三牢」和「 𠄎 一牢」用法

¹⁹ 方稚松，〈談甲骨文中「妍」字的含義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1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），頁46-53。


²⁰ 李鐘淑、葛英會編，《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）。簡稱《北珍》。



²¹ 李愛輝，〈甲骨拼合第319則〉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「先秦史研究室網站」（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5722.html>，2015.11.01）。

²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，《史語所購藏甲骨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9）。簡稱《史購》。

²³ 蔣玉斌，〈《史語所購藏甲骨集》新綴四例〉第二例，「先秦史研究室網站」（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954.html>，2010.06.20）。

一致，𠄎字形中含有𠄎，兩者記錄的應該是同一詞，因其前面可受「其」「弔」修飾，應是動詞。對於記事刻辭中的「𠄎」，李學勤先生認為與四祀卣其卣「乙巳，王曰隤文武帝乙宜，在邵大庭，邁乙翌日；丙午，𠄎；丁未，煮……」中的𠄎字相通，和「宜」相關。²⁴ 𠄎，李先生認為即《說文》「魯」，讀為「寫」，指將食物自一器傾入他器。李先生將𠄎與四祀卣其卣中𠄎的含義聯繫在一起，是非常敏銳的，但若以傾瀉之意理解則無法疏通記事刻辭中的𠄎，還得另尋他解。

在說明𠄎之詞義前，這裡先簡單談談我們對上述記事刻辭中𠄎含義的理解。該字形作，左邊從彳，右邊下方為人伸出雙手做捧舉之狀，上方為王字。

《拾遺》²⁵ 647 作為人名的字，除去字形右下方的「又」形後，其字形與𠄎字右邊可看作一字，字形中的「士」乃由「王」演變而來。我們認為𠄎在記事刻辭中應是奉納、進獻之類含義，這種以雙手捧物表進獻義的還可舉《合集》29783中的𠄎以及金文中的：《合集》29783 的辭例為「其𠄎戈一，珥九，又匚」，辭中的𠄎，于省吾先生認為是祭祀時的儀仗隊，²⁶ 伍士謙先生釋為獻，表獻納義；²⁷ 李學勤先生讀為裸；²⁸ 宋鎮豪先生也認為意為獻；²⁹ 廣瀨薰雄先生讀為獻；³⁰ 白於藍先生讀為賓。³¹ 該字釋為何字還可再討論，但其含義中確實含有獻義（裸與獻音義都有聯繫），字形是雙手捧戈之形，與雙手捧戍同義，戈、戍都

²⁴ 李學勤，〈論賓組胛骨的幾種記事刻辭〉，李學勤、齊文心、艾蘭編，《英國所藏甲骨集》下編上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），頁161-166。

²⁵ 宋鎮豪、焦智勤、孫亞冰編著，《殷墟甲骨拾遺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5）。簡稱《拾遺》。

²⁶ 于省吾，〈釋斧〉，氏著，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），頁342-344。





²⁷ 伍士謙，〈甲骨文考釋六則〉，四川大學學報編輯部、四川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，《古文字研究論文集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2）。





²⁸ 李學勤，〈說裸玉〉，氏著，《重寫學術史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53-60。

²⁹ 宋鎮豪，〈甲骨文中所反映的農業禮俗〉，王宇信、宋鎮豪主編，《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361-401。

³⁰ 廣瀨薰雄，〈說俞玉戈銘文中的「才林田俞𠄎」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6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443-460。

³¹ 白於藍，〈釋「𠄎」〉，氏著，《拾遺錄——出土文獻研究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232-251。

可能是玉器。金文中的，陳劍先生已有很好的論述，認為當讀為贛，字形以兩手奉玉璋表賜予、貢獻義。³² 𠄎、𠄎、 構形表意方式一致，記錄的乃是語言中的一些同義詞。劉桓先生曾將𠄎釋為揚，認為金文中的揚（、）是在該字形基礎上加註聲符易而成。³³ 我們認為劉先生將該字讀為揚或可信，但將其與金文中的揚字字形直接系聯則並不合適。金文中的揚字形中間所从乃是玉，並非為王，金文中玉、王分別明顯，揚字中所从的玉字不可能是王的訛變。𠄎字的王既表意，又表音。王字形為斧鉞之形，此處可理解為玉戍，與金文揚字字形中所捧的玉性質一致；王與揚讀音亦相近，林澧先生曾指出「王字之得聲，當由於鉞之本名揚，揚之音轉而為王」。³⁴ 揚訓舉，與稱同義，而甲骨文中的𠄎就有表進獻之意，如《花東》363 和 480 上均有「子勞辟，𠄎𠄎圭一、珥九」之辭，《合集》32721 中有「王其𠄎琮」，³⁵ 這幾條辭中的「𠄎」表示捧舉之義，在當時語境下表示的就是奉獻、進獻義。

釐清𠄎的含義後，我們再談「子某𠄎牡三牝[三]」中的詞義。辭中的作為動詞，應屬於處置祭牲類動詞。對於這類記事刻辭的性質，上引李學勤先生文認為是說明卜骨來源的記載，即刻辭所在的胛骨就是辭中提到的牡、牝之骨骼。我們認為這一可能性存在，但從《合集》10405 正和《合集》1075 這兩版牛肩胛骨上記有「宜羌十」之類的記事刻辭來看，不排除此類刻辭為純粹記事之可能性。即使認為此類刻辭與卜骨來源有關，其與甲橋、背甲、甲尾、骨白、骨面五種記事刻辭性質亦有不同，五種記事刻辭上面的內容純屬記錄占卜材料來源，屬於龜骨納藏類記事刻辭；而這類刻辭內容和祭祀有關，與甲骨文中「宜于義京」、「出升歲」等類刻辭屬於祭祀類記事刻辭。³⁶「子某𠄎牡三牝三」這類刻辭的意思是貴族將經過處理的祭牲進獻於商王，這一行為正與文獻中的「致福」

³² 陳劍，〈釋西周金文的「贛（贛）」字〉，《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集刊》1（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），後收入氏著，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頁 8-19。

³³ 劉桓，〈釋𠄎〉，氏著，《殷契新釋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 121-127。





³⁴ 林澧，〈說王〉，氏著，《林澧學術文集》（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 1-3。





³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3）。簡稱《花東》。李學勤，〈從兩條《花東》卜辭看殷禮〉，《吉林師範大學學報》2004.3：1-2，後收入氏著，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8），頁 126-129。

³⁶ 方稚松，《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9），頁 19-20。

「歸胙」性質相當。《周禮·天官·膳夫》「凡祭祀之致福者，受而膳之」，鄭玄注：「致福，調諸臣祭祀，進其餘肉，歸胙與王。」《周禮·夏官·祭僕》「凡祭祀致福者，展而受之」，鄭玄注：「臣有祭祀，必致祭肉于君，所謂歸胙也。展謂錄視其牲體數。體數者，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個，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，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。」《左傳·僖公四年》所記載的晉獻公太子申生歸胙于公之事更為大家所熟知。若上述推測可信，則刻辭中的「𠬞₈牡三牝三」相當於進獻的胙肉，即上引鄭玄注中所提及的太牢、少牢之屬。因是胙肉，故不會是完整的祭牲，而是已肢解後的牲肉，依此則甲骨文中的「𠬞₉」似有割解之意，李學勤先生認為其和「宜」相關是非常合理的意見。《合集》10405 正和《合集》1075 正中有記事刻辭「己卯媚子廣入宜羌十」，其性質與上述「子戚揚₈ 𠬞₉ 牡三牝三」應屬同類，「宜」也有表割解之意。












三·甲骨文中「𠄎」釋為「互」的依據及「互」「五」之關係

卜辭中的用作動詞，與同義；作為名詞，從辭例來看，應是一種祭祀用品，其性質可類比《屯南》2621「𠬞舊瓚用。五十」中的「瓚」。³⁷ 綜合相關因素，使得我們對的理解主要從下面這一角度考慮：該字形很可能象某器物之形，表示一種具體的器物，且因這一器物與處置犧牲有關，故又含有處置類動作含義。循此思路，我們認為就是《周禮·地官·牛人》「凡祭祀，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」中的「互」。


我們之所以將釋為互，在字形上主要根據它與五之間的關係，甲骨文中的雖與五用法有別但字形關係密切，學界都認同是在（五）上多一豎筆，五可表聲。而關於五的字形含義，丁山先生在〈數名古誼〉中曾有過非常精彩的論述：

五之本義當為「收繩器」，引申之則曰「交午」。《儀禮·大射禮》「若丹若墨，度尺而午」，鄭注：「一縱一橫曰午，謂畫物也」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「楚蠡起之將」，《集解》引如淳云「眾蠡飛起，交橫若午」，














³⁷ 方稚松，〈釋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瓚、裸及相關諸字〉，《中原文物》2007.1：83-87。







《索隱》亦曰「凡物交橫曰午」。按午古或作（松按：字形出處略，下同）或作或作或作，皆象「斷木為杵，所以搗鬱也」之杵，不見一縱一橫相交之意；象縱橫相交者惟古文五字；然則子華子曰：「五居中宮，數之所由生，一縱一橫，數之所由成。」《周禮》故書云「壺涿氏若欲殺其神，則以牡槀五貫象齒而沈之」，皆五之舊義矣。交橫謂之五，交合亦謂之互。《周禮·驚人》「以參互考日成（松按：此句乃《周禮·天官·司會》中語，非〈驚人〉）」，釋文引干寶注，「互，對也」；《漢書·劉向傳》「宗族磐互」注，「互或作牙，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」，又〈谷永傳〉「百官盤互」注，「盤結而交互也」；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亦三引考聲《切韻》曰：「互，交互也」，是五互古義通也。五，古韻隸魚模部，互亦隸魚模韻，若以聲紐言：五屬喉音疑紐，互屬牙音匣紐，古音牙喉常相互轉——亘聲為桓、我聲為義、午聲為許，則午聲亦可為互；是五互古音全同也。《說文》以互為𠄎省云：「象形，中象人手所推握也」，段氏謂「𠄎象人手推之持之」，愚則謂象糾纏形。《文選·鵬鳥賦》「何異糾纏」注引《字林》「糾，兩合繩」，〈長笛賦〉注亦引張晏《漢書》注曰「二股謂之糾」；然則互之从𠄎，蓋取兩繩相交意。兩繩相交謂之互，縱橫相交謂之五；其所以相別者而意終無別，然則謂五互形近音同義通，毋寧謂「古文互」之為近矣。互《說文》云，「可以收繩」，故並繩與器而象之；則象器之尚未收繩也，故見其交橫之輻；《周禮·牛人》「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」，鄭大司農曰，「互謂楅衡之屬」，正之形訛。蓋自借為收繩之義失而別造互字，自借為交交橫之義失而有「五行」之說；此古誼失傳後儒皆不得其解者三也。³⁸

概述丁山先生之意見，可歸納為以下幾點：1. 午表交午之意乃是借字，本字為五。五因其作交錯之形，故有交午之意。2. 五與互音義皆相關，都表受繩之器，「五」象尚未受繩之形，故可見交橫之輻；「互」是並繩與器而象之，中間的𠄎為繩索糾纏形。3. 五因借為表數字，故另造新字互來表其本義。

不過，對於數字五之來源，于省吾先生有不同看法，他認為五之最初形體作，「凡若干紀數，均可以積畫為之，惟積至四畫，已覺其繁，勢不得不變繁為


³⁸ 丁山，〈數名古誼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1.1(1928)：89-94。

簡，於是五字以為之」。³⁹ 程邦雄先生在〈釋「五」〉一文中則贊成丁山先生意見，認為「五」之構形乃為繞線框之形，並舉出江西貴溪崖墓所出春秋戰國時的紡織工具有作「」之形（圖一.1）。⁴⁰ 我們認為丁山與于省吾兩位先生的觀點並不矛盾，「五」作為數字，其來源正如于先生所說用相交的兩筆畫來表示，屬於記號字。這一字形因是筆畫相交，故也可表交午之意，這一含義典籍多假「午」表之。後在上增加兩橫筆形成了（這種繁化或有避免與其他字形符號相混淆之作用）；而作為收繩之互，其形狀亦作此形，故將看作表收繩之器也並無問題（見圖一.2、圖一.3）。換言之，表數字的「五」當由「」繁化為「」時，正好與表收繩之器的「」同形，此時「」這一符號便有一形多用之特徵，既可以表示數字五（字符義與字義無關，屬於記號字），也可以表示收繩之器互（字符義與字義有關，屬於象形字）。當然，若認為表數字的「五（）」並非由「」繁化而成，其就是假借表收繩之器的「互（）」字來表示，這一理解也未嘗不可，若此，則寫作的五屬於假借字。

從詞源角度來說，「五」「互」實屬同源，這裡之所以說「詞源」而非「字源」，是因為「互」這一字形並不是由「五」字分化而來。「互」字產生較晚，出土文字材料中未見，《說文》小篆中作為「筮」的或體寫作。學界或認為「互」這一字形來源於「牙」，⁴¹ 這很可能是正確的。古代字書中從「互」之字常常寫作「牙」，牙、互形音義皆相近，馬王堆帛書中的「牙」作、，⁴² 漢代璽印作、，⁴³ 與「互」字寫法極為相似。雖然來源於「牙」的「互」這一字形產生較晚，但作為詞的{互}⁴⁴ 則很早就有了。其早期寫作，可看作

³⁹ 于省吾，《雙劍謬殷契駢枝三編》（1943，收入《于省吾著作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），「釋一至十之紀數字」，頁31下；參宋鎮豪、段志洪主編，《甲骨文獻集成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第8冊，頁258-277。




⁴⁰ 程邦雄，〈釋「五」〉，《語言研究》2000.4：112-116。

⁴¹ 「互」字來源於「牙」之說，最早似為王國維所提，見劉盼遂所記〈說文練習筆記〉，文中引王國維說「說文無互字，竹部有从互之筮。實則互即牙字之變。六朝唐寫本牙互作」。載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編，《國學論叢》2.2（1930）：301。季旭昇，《說文新證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14）「牙」字下亦提及与、互兩字由牙分化而成，頁139。

⁴² 陳松長編著，《馬王堆簡帛文字編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80。

⁴³ 羅福頤編，《漢印文字徵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8），頁19。

⁴⁴ 用{ }來標明語言中詞的方式，參自裘錫圭，《文字學概要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，修訂本），〈凡例〉。

表「收繩器」之意的「五」字異體，這一字形在西周金文中還可見到，但後來與「五」字合流了，清華簡《芮良夫毖》「互相」（簡 20）之「互」即寫作「五」。⁴⁵ 也就是說，在「互」這一字形產生之前，{互}這個詞主要是用「五」來表示的，秦以後才從「牙」字中分化出「互」這一字形來記錄{互}這個詞。上引丁山先生文中對「互」與「五」之間的關係已有說明。此外，從字書中「互」所表示的相關含義，也能看出其與五有關。比如「互」有「交」、「對」義，有甲介者之物如龜鰲蚌蛤之屬可稱為互，這些含義都與五的字形有關：中間筆畫相交，故有交互之義；上下相對，故有對義；龜鰲蚌蛤因其上下殼相交，故可稱互。《周禮·秋官·脩閭氏》「掌比國中宿互橐者」，孫詒讓正義引惠士奇云：「謂之互者，《說文·辵部》『枷，枷互不得行也。』木如蒺藜，上下相距，形如犬牙，左右相制，所以禁行人。」按照這一描述，此種禁止行人通行的路障大致如或，象是多個五相連之形，該形制的路障現在依然使用（參圖二）。

四·「互」與「炮格」之「格」

那作為擺放牲體的「互」究竟是何種器物呢？《十三經註疏·周禮註疏》中「凡祭祀，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」這段話註疏如下：

鄭司農云：「互謂楅衡之屬。盆簋皆器名。盆所以盛血，簋受肉籠也。」玄謂互，若今屠家懸肉格。賈公彥疏謂：先鄭上文楅衡共為一物，後鄭已不從。今以互與楅衡共一，彌不可。玄謂「互若今屠家懸肉格」，其義可知。但祭祀殺訖，即有薦爛薦孰，何得更以肉懸于互乎？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懸于互，待解訖乃薦之，故得有互以懸肉也。故《詩》云「或剝或亨，或肆或將」。注云：「肆，陳也。」謂陳于互者也。⁴⁶







孫詒讓《周禮正義》對「玄謂互若今屠家懸肉格」這句話作了如下疏解：

《文選·張衡〈西京賦〉》云：「置互擺牲」，薛綜注云：「互所以掛肉。」《一切經音義》引《倉頡篇》云：「格，桄架也。」《詩·小雅·

⁴⁵ 李學勤主編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叁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）。

⁴⁶ 李學勤主編，《十三經註疏·周禮註疏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9，標點本），頁326。

楚茨》孔疏引此注，格作「架」，蓋以義改之。又《爾雅·釋宮》云：「櫨謂之杙，長者謂之閣。」格與閣聲同字通。懸肉格即掛肉長杙也。《呂氏春秋·過理篇》云「肉圃為格」，即此。⁴⁷

綜合先賢之意見，《周禮·牛人》中所說的「互」就是可以用來懸掛置放牲體的木架、木格之類物品。甲骨文中的由字形看，正象是由多根木棍交叉組合而成的木架、木格之形，其字形之所以要在五上加一豎筆，一方面是為了在書寫上區別於五，另一方面也有實際意義。若以圖三.1 之形視之，中間加一木頭可增加木格的穩定性；若以圖三.2、3 之形視之，五字中間增加的這一豎筆或相當於搭在兩邊木架之間的橫木，即是屬於側視和俯視的結合體，猶如曾（）、俎（）、𠬞（）⁴⁸等字形。由此，更能看出我們將釋為互的合理性。

這種用於懸掛牲體的「互」與文獻中的「格」皆屬一類器物。下面我們通過對《呂氏春秋·過理》篇中「糟丘酒池，肉圃為格」之「格」的補充說明來幫助讀者理解古代「互」之形體。《呂氏春秋》中的這一記載可與《韓非子·喻老》篇中的「紂為肉圃，設炮烙，登糟丘，臨酒池」對讀，而所謂「設炮烙」之「烙」，清代學者早已指出當為「格」之誤，⁴⁹「為格」即「設炮格」。俞樾在《諸子平議》中疑「炮格」似有二義：

《荀子·議兵》篇「紂剗比干，囚箕子，為炮格刑」，……此則炮格為淫刑以逞之事，是一義也。若此文（指《韓非子·喻老》）云：「紂為肉圃，設炮格，登糟丘，臨酒池」，則似為飲食奢侈之事，別為一義。蓋為銅格，布火其下，欲食者于肉圃取肉，置格上炮而食之也，如此方與肉圃糟丘酒池一類。……《呂氏春秋·過理》篇曰「糟丘酒池，肉圃為格」，格即炮格，不言炮格而直言曰格，即承肉圃之下，是於肉圃中為格也，其為炮肉之格明矣。高注曰：格以銅為之，布火其下，以人置上，人爛墜火而死。夫糟丘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，何故即于此地炮炙人乎。蓋古書說

⁴⁷ 孫詒讓撰，王文錦、陳玉霞點校，《周禮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），第3冊，頁931。

⁴⁸ 陳劍，〈據《清華簡（伍）》的「古文虞」字說毛公鼎和殷墟甲骨文的有關諸字〉，李宗焜主編，《古文書與古代史》第5輯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7），頁286，附文。

⁴⁹ 陳榮軍，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研究價值考論——以清人考證「炮格」為例〉，《湖北社會科學》2012.4：123-125。

炮格者本有二義，當各依本書說之，學者但知其有前一義，不知有後一義，古事之失傳久矣。⁵⁰

俞氏根據古籍中「炮格」的不同使用場合，將「炮格」分為二義是很合理的，但兩者實廼一義，⁵¹ 所謂「炮格」就是置格於上，下加炭火，若加牲肉於格上燒烤，則可視為飲食之法，若是置人於格上，則為一種刑法。關於商紂王所作刑法之「炮格」，上博簡《容成氏》中正好有一段相關的內容。《容成氏》44 號簡內容作「[於]是乎作為九成之臺，寘孟炭其下，加圓木於其上，思民道之，能遂者遂，不能遂者內而死。不從命者，從而桎梏之」。⁵² 對此，趙平安先生曾撰文討論過，趙先生根據簡文記述，指出商紂的「炮格」之刑就是修築高臺，在高臺上架一根圓木，下置銅孟，孟中裝有炭火，人在圓木上走，若摔下來則被燒灼而死。⁵³ 趙先生文中將「格」與簡文中的「孟」對應，將「孟」看作是「格」的本字。後趙先生又撰文重申了這一觀點，並進一步指出「炮」即「圓木」。⁵⁴ 我們贊成趙先生對「炮格」之刑的解釋，但對「烙相對於孟，炮相當於圓木」的觀點不能認同。其實，「炮」對應的就是孟中炭火，《周禮·春官·大祝》中所說的「炮祭」就是燔柴而祭，「炮」有燒炙之意；真正對應「格」的應該是簡文「圓木」。古代懸網懸鐘之木可稱為格（參《故訓匯纂》「格」字條下），簡文中的「圓木」和兩邊之高臺組合在一起正與懸鐘之木架結構相似，我們大致作了一個高臺圓木示意圖（見圖四.1），架在高臺之間的「圓木」也正如懸掛鐘磬的橫木（圖四.2）。山東沂南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上有所謂的「履索」表演，即在兩柱之

⁵⁰ 俞樾，《諸子平議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4），頁 419-420。

⁵¹ 詹鄞鑫，〈釋甲骨文「久」字〉一文中亦提及「炮烙」作為用牲法和刑法是二位一體的，《中國語文》1985.5，後收入氏著，《華夏考——詹鄞鑫文字訓詁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），頁 213-219。

⁵² 馬承源主編，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 136, 284。

⁵³ 趙平安，〈《容成氏》所載「炮烙之刑」考〉，氏著，《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9），頁 255-259。

⁵⁴ 趙平安，〈兩條新材料與一個老故事——「炮烙之刑」考〉，出土資料與漢字文化研究會編，《出土文獻與秦楚文化》第 10 號（東京：日本女子大學文學部谷中信一研究室，2017）；趙平安，〈清華簡第七輯字詞補釋（五則）〉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《出土文獻》第 10 輯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7），頁 138-143，後收入氏著，《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續集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8），頁 94-100。

間繫一繩索，人在上面行走或倒立，下豎立有刀劍，其驚險程度似於「炮格」（參圖四.3）。

格，《說文》解釋為「木長兒」，《爾雅·釋宮》「櫨謂之杙，長者謂之閣」，可知單獨的一根長木亦可稱之為格。鄭眾將《周禮·牛人》中的「互」注為樞衡之屬，其實指的也是一根橫木，不過他是將其理解為捆縛於牛角上的橫木而已。互為匣母魚部字，格為見母鐸部字，聲母見匣關係極為密切，韻母魚鐸陰入對轉，兩者音義皆通。這類可用於置放物品的木架之形可稱為互，也可稱之格。宋代毛晃《增修互注禮部韻略》「凡書架食架肉架皆曰格」。明代朱謀瑄《駢雅·釋訓》「𣎵、互、沮，格也」，其中沮通俎；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卷八釋器「櫨謂之枷」下又云「格、枷、竿，一聲之轉」。可知，這類可懸掛或置放物品的架、格、竿、互音義皆近。文後圖五我們找了一些畫像石或壁畫中用於懸掛肉的互、格、竿類之物，供讀者參考。

五· 甲骨金文中的「互」及相關字詞含義




甲骨文中的「𠄎」作為名詞，表示置放祭牲的架子。下面我們對上引甲骨文中用於名詞性的「互」的幾條卜辭作一疏解：其中《屯南》1104 和《合集》32331 中的「御自上甲……𠄎父丁互用」，意思是因在對自上甲以下的一些先王進行御祭時要使用祭牲，而這些祭牲如何放置呢？這就要使用父丁的互。那為何要用「父丁互」呢？這是因為「御自上甲」多在父丁宗舉行。請看下列卜辭：





（27）丁未貞：其大御王自上甲，𠄎用白豕九，下示沉牛。在父丁宗卜。

丁未貞：𠄎今日酒御，在父丁宗卜。

《合集》32330（同文《屯南》2707、《合集》34103）

由此可知，所謂「父丁互」是指存放於父丁宗裡用於祭祀父丁時所使用的互，《合集》32331 中的「七十」一詞說明一次使用的互數量較多，卜辭中的「北互」一辭又告訴我們數量眾多的互在宗廟裡擺放是有方位的。《合集》34122 中的「𠄎北互用」就是將用於祭祀「二十示」、「下示」及「四戈」的牛、羊、豕放置於北面的互上，該辭中的「以四戈豕」舊多誤解為「帶來四戈的豕」，其實「四戈」為祭祀對象，《合集》8396 有「禱于四戈」，《合集》34120 中的「四戈」

與「四巫（或讀為四方）」並稱，都是祭祀對象；⁵⁵「以四戈彖」中的以表示延及之意。⁵⁶至於《合集》34123中的「更新互用」，結合上下文看，應該也是用於置放「伐」之類的祭牲。《合集》32256「互」前一字作，或是《合集》31191中的繁化，後者多釋為此，若將《合集》32256中的「互」讀為「此互」語義也可通。《村中南》484中的「尸互」或可理解為來自尸（夷）方的「互」，結構等同於卜辭中的「尸牛」（《合集》32374、33709、34401等），即是從夷方俘獲而來的「互」；不過，由於卜辭中的「尸」可理解為來自夷方的人性，如《屯南》4360中「升尸」、《合集》32891中的「酒尸」、《合集》32912中的「延尸」等辭，⁵⁷故此處的「尸互」或指互上擺放的是來自夷方的人性。

甲骨文中作為動詞時與表同一詞。至於从西的，其本義為何，目前我們還沒有很好的意見，很可能記錄的是語言中另一個詞，因其从互，故與互用法相通（類似於甲骨文中气與氤的關係）。而互之所以會有割解之意，我們認為與其構形關係密切：互字字形構造上作線條交叉之狀，含有將某一區域分隔為幾部分之意，由此正可引申出分解、分割之含義。此外，從語音角度來看，互與表示肢解牲體的辜、磔等詞在音理上都有相通之可能。辜从古聲，而古籍中互可通𡇗（《古字通假會典》頁860），𡇗亦从古聲，因此，讀為辜在音理上是沒有問題的；磔為端母鐸部字，甲骨文中的𠂔學界多讀為磔，而各與託可通假（《古字通假會典》頁880）。此外，從箠、旄與枷同義，枷與互同義這些來看，互與施也有意義相通之可能，而施也有肢解之意。⁵⁸另外，從互的功能角度或也可解釋其為何可引申出割解之意，《文選·張衡〈西京賦〉》中的「置互擺牲」一語，李善引薛綜注「互，所以掛肉，擺，謂破磔懸之」，可見，互上擺放的是肢解後的牲體，由此功用或可引申出割解之動作。這一表意方式可與「宜」類比，

⁵⁵ 辭中的「四戈」，陳夢家先生在《殷虛卜辭綜述》頁321疑是四或（四域）四國，裘錫圭先生在〈評《殷虛卜辭綜述》〉（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雜著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，頁85-96）一文中指出戈屬歌部，國屬職部，無由相通。但若《合集》34120中的「四巫」確如一些學者釋讀為「四方」，「四戈」與「四方」相對，「四戈」相當於「四域」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，「四域」指土地神，「四方」是四方神。

⁵⁶ 王子揚，〈談甲骨文「以」的一種用法〉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，《出土文獻》第10輯，頁25-34。

⁵⁷ 沈培，〈關於古文字材料中所見古人祭祀用尸的考察〉，李宗焜主編，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第3輯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2），頁1-53。

⁵⁸ 參于省吾，〈釋攷〉，氏著，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，頁161-167。

「互」與「宜」中含有的「且（俎）」都同為置放牲體之器，「宜」之字形是將切割後的肉置放於俎上，在甲骨文中也常作動詞後接祭牲，表示對祭牲的一種處理方式，且《合集》3148 中的「𠄎丁」可能也類似於花東卜辭中常見的「宜丁」。

總之，我們認為甲骨文中的𠄎表示的是數字五，在五字形基礎上加一豎筆的𠄎當釋為互，作為名詞可指置放祭牲的格架，作為動詞與从𠄎的𠄎可表示割解牲體之意。前面李學勤先生提及的四祀邲其卣中的「𠄎」與甲骨文中的「𠄎」確有可能是一詞，相關部分銘文的意思是乙巳那天王祭祀帝乙所使用的宜肉，到了第二天丙午再進一步割解為小塊（可能表示分胙之意），第三天丁未進行烹煮。此外，下列卜辭中的𠄎、𠄎，其含義應與𠄎、𠄎看作是同一詞。

（28）戊寅卜，旅貞：王賓父丁𠄎，在正月。

《合集》25696+《英藏》⁵⁹ 1954⁶⁰ [出二]

（29）丙子卜，□貞：王賓□𠄎，亡吝。⁶¹

《合集》25788 [出二]

（30）庚申卜，貞：王賓𠄎，亡吝。

《合集》38718 [黃組]

對於《合集》1117 和《合集》19986 中的「𠄎」，⁶² 可隸定作𠄎，前者內容作「辛丑□勿唯□𠄎用□」，後者作「戊申卜：御子圭于鬲鼠𠄎，六月」。從辭意看，𠄎確應理解為一種女性祭牲，字形从「互」有兩種理解：一是理解為單純的聲符，「𠄎」是表示某類特殊祭牲的專名；另一種認為其有表意作用，表示被割解的女性祭牲。

關於金文中的「𠄎」及相關諸字，謝明文先生曾有所討論，可參看。⁶³ 不




⁵⁹ 李學勤、齊文心、艾蘭編，《英國所藏甲骨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-1992）。簡稱《英藏》。

⁶⁰ 黃天樹主編，《甲骨拼合續集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1），389 則。








⁶¹ 陳劍，〈甲骨金文舊釋「尢」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〉，《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》第 4 輯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後收入氏著，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頁 59-80。


⁶² 《合集》11015、20706 中的𠄎从女从𠄎，𠄎在《合集》28324 中表示五，也可看作是五字的一種異體，不過𠄎從辭例看，應為地名，與𠄎似用法有別。

⁶³ 謝明文，〈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〉（上海：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，2012），頁 152-154。

過，對於《集成》⁶⁴ 5828 中的「商作父丁尊」中的，謝先生文中將其看作私名。我們認為根據這類銘文的文例，位於「尊」前的若不是類似於「寶」之類表修飾讚美類的詞，則是屬於「旅」之類交代用途的詞。此處似可依陳夢家先生意見讀為胡，含義和謝先生所討論的它簋銘文中的「」一樣，都訓為大義。

六·小結

最後對本文觀點做一簡要概括：甲骨文中的，前輩學者雖已指出其字形上與五（）有關，但在釋讀方面並未能提出具體意見，對其含義或理解為族名，或以為是建築名。本文根據與五、五與互的字形關係，並結合在甲骨文中的辭例用法，指出該字當釋為《周禮·牛人》中「共其牛牲之互」的「互」，是古代置牲的架子，其字形亦正象用多根木棍交叉組合而成的木架、木格之形。古漢語詞彙中，互字的諸多含義都與其構形密不可分，收繩器可以叫「互」，路障稱「互」，懸掛祭牲的架子也可稱「互」，皆因這類物體的形狀與有關。文中指出在「互」這一字形產生之前，{互}這個詞主要是用「」或「五」來表示，秦以後才從「牙」字中分化出「互」這一字形來記錄{互}這個詞。甲骨文中的「互」主要有兩種含義：一種是名詞用法，指懸掛祭牲的架子；另一種是動詞用法，與相通，有割解之意，這一動詞含義可從該字的構形特點、語音通假、器物用途等多個角度得到解釋。此外，本文根據文獻中作為懸掛牲體的互又可稱格，指出上博簡《容成氏》有關紂王作「炮格」之刑的敘述中，真正和「格」對應的是「圓木」，並非學者所理解的「孟」。

本文對甲骨文中字的考釋不僅有助於理解相關卜辭的含義，而且還增加了對古代名物的認識。之前，我們在甲骨文中僅僅知道當時有擺放牲體的俎和房，⁶⁵現在又了解到還有懸掛牲體的互。關於俎，我們在字形及考古實物上都有所體現，但對於互，考古方面未見提及，這一方面與互的材質多由木頭製作而成難以

⁶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-1994）。簡稱《集成》。

⁶⁵ 葛亮，〈古文字「丙」與古器物「房」〉，最初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，「第二屆古文字青年論壇會議」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.01.28-29），後刊載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7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50-7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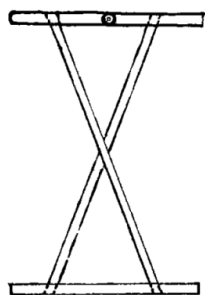
保存下來有關，另一個方面也可能與我們之前對這方面關注不夠有一定關係，不排除當時有青銅等材料做出的互，但由於缺少這方面的認識而未加留意，希望今後在考古發現中對此能有所關注。

（本文於民國一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收稿；一〇八年四月十八日通過刊登）

後記

本文寫作過程中與王子楊先生多有交流，承蒙其提示諸多資料，貢獻良多；稿成後蒙黃天樹、張富海、謝明文、劉洪濤等師友指正，受益頗多，趙平安先生亦專門惠賜大著；投稿後，又蒙《集刊》匿名評審專家及編委會提出寶貴修改意見，避免了行文中的一些錯誤和不當之處。在此對諸位先生的幫助一併表示感謝！

方稚松



圖一.1
(程應林、劉詩中 1980，
頁 16)



圖一.2
(網路圖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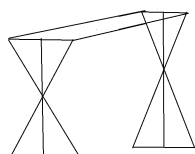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.3
(網路圖片)



圖二.1
(網路圖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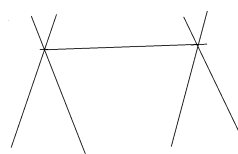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.2
(網路圖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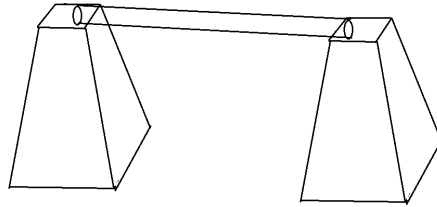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.1
(自繪)



圖三.2
(網路圖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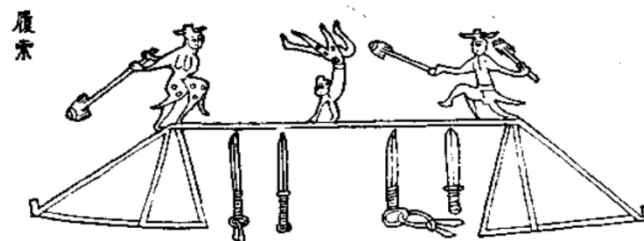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.3
(自繪)



圖四.1
(自繪)



圖四.2
(故宮博物院 1999，圖版 281 局部)



圖四.3
(孫機 2008，頁 450)



圖五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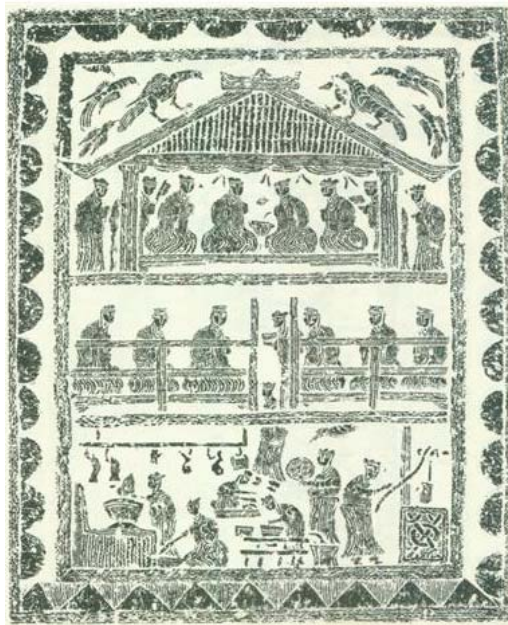
(中國農業博物館 1996, 頁 123)



圖1 屠殺の光景 沂南畫像石墓拓片第35幅 約5%

圖五.2

(林巳奈夫 1975, 頁 24)



圖五.3

(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網頁，<http://hhxs.xz.gov.cn/hhxs/clzl>，2012.06.03)

引用書目

一・傳統文獻

- 《文選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8。
《呂氏春秋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6。
《韓非子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6。
漢・許慎撰，宋・徐鉉校訂，《說文解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3。
清・俞樾，《諸子平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4。
清・孫詒讓撰，王文錦、陳玉霞點校，《周禮正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。
李學勤主編，《十三經註疏・周禮註疏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9，標點本。

二・近人論著

丁山

- 1928 〈數名古誼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1.1：89-94。

于省吾

- 1979 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2009 《雙劍謠殷契駢枝三編》，1943，收入《于省吾著作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
于省吾主編

- 1996 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

- 2009 《史語所購藏甲骨集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簡稱《史購》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

- 1983 《小屯南地甲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簡稱《屯南》。
1984-94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簡稱《集成》。
2003 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》，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。簡稱《花東》。
2012 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》，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。簡稱《村中南》。

中國農業博物館編

- 1996 《漢代農業畫像磚石》，北京：中國農業出版社。

方稚松

- 2007 〈釋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瓚、裸及相關諸字〉，《中原文物》2007.1：83-87。
- 2009 《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。
- 2016 〈談甲骨文中「妍」字的含義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1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46-53。

王子楊

- 2017 〈談甲骨文「以」的一種用法〉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《出土文獻》第10輯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頁25-34。

白於藍

- 2017 〈釋「𠄎」〉，氏著，《拾遺錄——出土文獻研究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頁232-251。

伍士謙

- 1982 〈甲骨文考釋六則〉，四川大學學報編輯部、四川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，《古文字研究論文集》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頁76-100。

宋鎮豪

- 2003 〈甲骨文中所反映的農業禮俗〉，王宇信、宋鎮豪主編，《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頁361-401。

宋鎮豪、段志洪主編

- 2000 《甲骨文獻集成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。

宋鎮豪、焦智勤、孫亞冰編著

- 2015 《殷墟甲骨拾遺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簡稱《拾遺》。

李旼姈

- 2005 〈甲骨文字構形研究〉，臺北：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。

李學勤

- 1992 〈論賓組胛骨的幾種記事刻辭〉，李學勤、齊文心、艾蘭編，《英國所藏甲骨集》下編上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161-166。
- 2002 〈說裸玉〉，氏著，《重寫學術史》，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頁53-60。
- 2008 〈從兩條《花東》卜辭看殷禮〉，《吉林師範大學學報》2004.3：1-2。後收入氏著，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頁126-129。

方稚松

李學勤、齊文心、艾蘭編

1985-92 《英國所藏甲骨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簡稱《英藏》。

李學勤主編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

2012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叁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。

李鐘淑、葛英會編

2008 《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簡稱《北珍》。

沈培

2012 〈關於古文字材料中所見古人祭祀用戶的考察〉，李宗焜主編，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第3輯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頁1-53。

周忠兵

2006 〈歷組卜辭新綴三十例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125-128。

季旭昇

2014 《說文新證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。

宗福邦、陳世鐸、蕭海波

2003 《故訓匯纂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
林宏明

2011 《醉古集：甲骨的綴合與研究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。

林澧

1998 〈說王〉，氏著，《林澧學術文集》，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頁1-3。

故宮博物院編

1999 《故宮青銅器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。

胡輝平

2005 〈國家圖書館藏甲骨整理札記〉，《文獻》2005.4：28-40。

孫機

2008 《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增訂本。

馬承源主編

2002 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高亨纂，董治安整理

1989 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。

曹定云

1990 〈論「上甲廿示」及其相關問題——兼論卜辭中的「元示」與「二示」〉，《文物》1990.5：34-46。

許進雄編

- 1979 《懷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》，多倫多：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。簡稱《懷特》。

郭沫若

- 1965 《殷契粹編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。

郭沫若主編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

- 1979-83 《甲骨文合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簡稱《合集》。

陳松長編著

- 2001 《馬王堆簡帛文字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。

陳夢家

- 1988 《殷虛卜辭綜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
陳榮軍

- 2012 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研究價值考論——以清人考證「炮格」為例〉，《湖北社會科學》2012.4：123-125。

陳劍

- 2007 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。

- 2017 〈據《清華簡（伍）》的「古文虞」字說毛公鼎和殷墟甲骨文的有關諸字〉，李宗焜主編，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第5輯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頁261-286。

彭邦炯、謝濟、馬季凡編著

- 1999 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，北京：語文出版社。簡稱《合補》。

曾昭燏總編輯

- 1956 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，北京：文化部文化管理局。

程邦雄

- 2000 〈釋「五」〉，《語言研究》2000.4：112-116。

程應林、劉詩中

- 1980 〈江西貴溪崖墓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1980.11：1-25。

黃天樹

- 2007 《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1，繁體字版；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簡體字版。

黃天樹主編

- 2011 《甲骨拼合續集》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。

楊升南

- 1985 〈從殷墟卜辭中的「示」、「宗」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〉，《中國史研究》1985.3：3-17。

方稚松

葛亮

- 2018 〈古文字「丙」與古器物「房」〉，最初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，「第二屆古文字青年論壇會議」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6.01.28-29；後刊載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7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頁50-70。

裘錫圭

- 2012 〈評《殷虛卜辭綜述》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雜著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頁85-96。
- 2013 《文字學概要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修訂本。

詹鄞鑫

- 2006 〈釋甲骨文「久」字〉，《中國語文》1985.5。後收入氏著，《華夏考——詹鄞鑫文字訓詁論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213-219。

趙平安

- 2009 〈《容成氏》所載「炮烙之刑」考〉，氏著，《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頁255-259。
- 2017a 〈兩條新材料與一個老故事——「炮烙之刑」考〉，出土資料與漢字文化研究會編，《出土文獻與秦楚文化》第10號，東京：日本女子大學文學部谷中信一研究室。
- 2017b 〈清華簡第七輯字詞補釋（五則）〉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，《出土文獻》第10輯，頁138-143。後收入氏著，《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續集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8，頁94-100。

趙誠

- 1988 《甲骨文簡明詞典——卜辭分類讀本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
齊文心

- 1998 〈慶陽玉戈銘「作冊吾」淺釋〉，《出土文獻研究》第3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頁32-37。

劉盼遂

- 1930 〈說文練習筆記〉，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編，《國學論叢》2.2：293-302。

劉桓

- 1989 〈釋珣〉，氏著，《殷契新釋》，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頁121-127。

劉釗

- 2005 〈談甲骨文中的「倒書」〉，《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6，頁 55-59。後收入氏著，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，長沙：嶽麓書社，頁 60-70。

廣瀨薰雄

- 2015 〈說俞玉戈銘文中的「才林田俞矧」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 6 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頁 443-460。

蔡哲茂

- 1987 〈殷卜辭「伊尹龜示」考——兼論它示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58.4：755-808。

謝明文

- 2012 〈商代金文的整理與研究〉，上海：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。

羅福頤編

- 1978 《漢印文字徵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。

伊藤道治編

- 1987 《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品》，奈良：天理教道友社。簡稱《天理》。

林巳奈夫

- 1975 〈漢代の飲食〉，《東方學報》（京都）48：1-98。

三・網路資訊

李愛輝

- 2015 〈甲骨拼合第 319 則〉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「先秦史研究室網站」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5722.html>，2015.11.01。

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網頁

- 2012 <http://hhxs.xz.gov.cn/hhxs/clzl>，2012.06.03。

蔣玉斌

- 2010 〈《史語所購藏甲骨集》新綴四例〉第二例，「先秦史研究室網站」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954.html>，2010.06.20。

On the Meaning of *hu* (互)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Related Issues

Zhisong Fang

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

This paper focuses mainl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𠄎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hose usage may be divided into two: nominally denoting objects related to worship; verbally having the same usage as the character 𠄎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.

This latter character is often seen in phrases such as “*ganzhi zimou yang hu mu san pin san*” (干支子某𠄎牡三牝三) wherein 𠄎 means “presenting tribute” and reads as “yang”; 𠄎 means “performing sacrificial killing.” Given that the character 𠄎 denotes “name of object” nominally and “disposing” verbally, I argue that the character in question may be interpreted as the *hu* (互) in the “*gong qi niu sheng zhi hu*” (共其牛牲之互) in *Rituals of Zhou: Neatherd* (Zhou Li: Niu Ren). Seen as a pictogram, 𠄎 is a wooden lattice-shaped rack for hanging sacrifices that is built by crisscrossing multiple wooden sticks.

In this paper, I substantiate the phil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𠄎 as *hu* by combing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*hu* and *wu* (五, 𠄎). In their re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*wu*, Ding Shan sees it as a rope-coiling device and Yu Xingwu believes it was originally formed as X. I argue that the above views are not contradictory. Specifically, the original X was later evolved into 𠄎 to avoid confusion with other characters. The character *hu* also adopts 𠄎 to denote a rope-coiling device. In other words, 𠄎 serving as an example of polysemy denotes number five (*wu*) and a rope-coiling device (*hu*). In ancient Chinese, *hu* may denote a rope-coiling device, a roadblock, and a rack for hanging sacrifices. This is because of the similarity in shape between these objects and 𠄎 (*hu*). In addition,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*hu* may have facilitated its further interpretation as *jiao* (交) and *dui* (對). Prior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haracter *hu*, 𠄎 or *wu* was used for its denotation. Derivation of *hu* from the character *ya* (牙) occurred in the Qin dynasty (221-207 BC) to carry the aforementioned meanings.

In addition to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𠄎 as *hu*, this paper also looks at relevant literatures for discourses relating to *hu*. In some literatures, the character *hu* denoting a rack for hanging sacrifices can also be called *ge* (格). Moreover, in the bamboo inscriptions housed in Shanghai Museum detailing the penalty of *paoge* (炮格) imposed by King Zhou of the Shang dynasty (1600-1064 BC), *ge* should correspond in meaning to *yuanmu* (圓木, a log).

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combs through examples of 𠄎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examines why *hu* used as a verb can denote cutting and dissecting by analyzing its structural features, phonetic interchangeability, as well as usage as a device.

Keywords: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, *wu* (五), *hu* (互), *paoge* (炮格)